



# 散文組

高

雄

獎



---

得獎人／賴俊儒

---

簡歷／嘉義人，現居新北。  
養貓，寫字，曾獲若干文學獎。

得獎感言／我喜歡蠟燭被吹熄之後，空氣中薄紗般淡淡的煙火氣味。

好奇怪，要等年紀夠大以後，才真正開始感受到生日的況味。

感謝主辦單位在生日前夕通知得獎的電話，感謝評審，也感謝在焦頭爛額的日子裡仍不放棄的自己。

---

# 環山道路

散文組 • 高雄獎／賴俊儒



那條路的右側，是連綿數百公尺的帶刺鐵絲網，用以隔開那座對孩童來說，巨大到無法形容的工廠。鐵絲網上每隔一段距離懸掛圓形鐵牌，上面寫著：嚴禁煙火。紅色粗體是明明白白的恐嚇，對充滿化學藥劑的工廠來說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從鐵絲網的空隙看下去，藍色制服的人群渺小如走蟻，廠區裡遍布藍橘兩色的粗大管路，連接四散的金屬化學槽。幾支水泥煙囪拔地而起，像眼裡別生的刺。

路的左側栽有一整排杜鵑，被規規矩矩地安放在鐵欄杆裡，對比工廠的龐然，花叢規模看似有些螳臂當車。春日欄杆裡開出紅白兩色的花，也是乖的，偶有幾枝突破封鎖，不多時就面臨修剪的命運。

然而前幾年用 google 街景歷史照按圖索驥，發現杜鵑花叢還在原處，但工廠和煙囪俱不存，滄海桑田，不過十幾年的時間。

工廠拆遷了，那條路仍不時在我夢裡走過。

## §

那是一條私有的產業道路，路幅比尋常的單線雙向再寬一些。道路的起點和終點，分別是平地 and 山上的工廠。整座小山如同一座工業園區，全屬同一企業所有，廠房之間以一條環山道路頭尾相連，輸送人力與物料，那條路像臍帶，又像粗大的血管，盤踞纏繞整座小山。蜿蜒道路間錯落有幾棟工廠以外的小型建物，有些是餐廳，其它都是員工眷屬宿舍。

離山下最近的眷舍是一期，隔著馬路便是日夜作響的工廠。一期眷舍不過六十戶，三層樓兩排公寓，靠山連成 U 字型，入口在馬路旁一條不起眼的岔道，路口淺淺的，像憑空多出來的一截闌尾。

就像鼻腔習慣了便不覺空氣有異，聲音也是，自小生在這樣的環境就不覺得吵。採輪班制的工廠日夜不休，隔著馬路傳來各種異響，沉悶的碰

撞，金屬鈍物規律敲打，或長或短的蒸氣從管線裡釋放，如巨人睡夢中的長吁短嘆，這些都跟定時轟隆經過的大車一樣，是日常背景裡的固定音效。

或許是企業私有道路的關係吧，那條山路不像時時修補卻依舊坑坑疤疤的市區道路，每日數以百計的貨車經過，路面總整齊平滑地，如同皮帶在肉上留下的清晰印痕。大卡車、油罐車、連結車，馬路如虎口，大車頻繁來往的道路自然加倍兇險。眷舍的家長總叮囑孩子千萬不要在馬路邊上玩，但一期樓下的空地狹小，自然關不住孩子一顆好動的心。

父母在或不在的時候，我都試著偷偷往外跑。有時獨自抱著一顆深綠色籃球，走很長很長的距離，到山下高中的籃球場投籃。有時則往反方向走，後面幾期的員工眷舍都往高處蓋，離家最近那棟眷舍建在彎道前的邊坡，樓梯扶手漆成俗豔的紅色，牆頭插有防盜的碎玻璃。再往上的眷舍圍著鐵灰色的磚牆，外頭花園栽種鵝掌藤和鳳仙花，我會逐一找出鳳仙花的果莢，指尖捏著，將種子如子彈般彈射出去。偶爾也會牽著自行車上山，趁沒車也沒人的時候，從禁止自行車的馬路筆直滑下去，任由重力幫我加速，起飛，彷彿在機場跑道滑翔。

人行道的鋪設只到最後五期眷舍門口，再往上的路段行人止步。商圈和學校都在山下，終點的山頂只有大型廠房，起大霧時周邊荒涼如異世界。據說穿過山上廠區沒多遠就是海，但我從沒能夠走到那裡。

那條路在夜裡走起來像鋼索。

沒有人行道的路段，連燈光也稀疏落落，一個人摸黑往上，樹蔭濃密的轉角不見天日，畢竟還是山，黑暗中隨時有細微動靜，也許是昆蟲振翅，也許是一隻鴟鵂在待等松鼠。遠方有引擎聲遙遙傳來，就貼在水泥護欄的邊緣，把身體縮成小小一團，等車輛高速掠過地上的影子。

那些錯身而過的車子裡面，或許就有父親。

8

父親每日開車往返這條山路，數十年如一日。他在山上的工廠值班，固定五點半起床，早出晚歸，有時直至凌晨才帶著酒意返家。私人道路警方不設臨檢，即使晚年因酒駕而被吊扣駕照，父親依然每日故我，彷彿對他而言，這條路是他人生裡不可變更的循環程式。

母親總說，二樓值夜班的王先生白天補眠，叫我在家時別發出太大聲響，怕吵到鄰居。眷舍小，牆板也薄，父親是什麼樣的人，家裡半夜發生什麼，鄰居們都心知肚明，然而到了早上，每個人卻都假裝沒看見母親身上的瘀傷。我也依然和其它上小學的孩子一樣，若無其事地下樓排路隊，沿著有杜鵑的那條人行道，蹦蹦跳跳地走到工廠門口搭校車。

父親不在家的夜晚，偶爾會有陌生女子打電話過來。

我說父親不在，對方不信。

你不要騙我。

我沒有。真的沒有。

打來再掛掉，掛掉了，又再打來。對面的女子軟語相求，怎麼說都不肯放棄。

我嘆氣，放空，手指無奈地和電話線捲在一起，線路另一端的人也把自己等成一團糾纏不清的亂麻，沒人說話，咽喉都像卡了一把玻璃彈珠。我想像父親正在回來的路上，車燈打亮黑夜，可山路曲折糾結如腸，怎樣都開不到終點。

因為一些已知的理由，其它家的孩子和我有些疏遠，我的玩伴只有隔壁鄰居大一歲的男孩。他患有多指症，那陣子林青霞主演的六指琴魔上

映，男孩左手多出來的一截小指，反而讓他整個人顯得極不平凡。

母親和隔壁的太太頗為交好，平日彼此照應，或許也因為兩家就住在旁邊，他們無路可逃。

母親不在的時候，我在隔壁家和他們的孩子下棋，看書，也看卡通。家裡不過生日，我倒在隔壁吃了生日蛋糕，和蛋糕上的罐頭櫻桃。也看六指男孩吹蠟燭許願，我知道過一次生日就大一歲，多吹幾次蠟燭，就能遠走高飛。男孩家裡有一套人體小百科，上面說，人的小腸有七公尺。七公尺有多長呢？我用腳步丈量，一步五十公分，七公尺腸子足夠從他家拉到我家還有多餘。我把這件事告訴六指男孩，但他的表情看起來似乎並不喜歡這個話題。

## §

小時候最喜歡的一卷錄影帶，是卡通《吹夢巨人》，那也是在隔壁家看的。一名睡不著的孩子，意外目睹巨人在建築間穿梭，他躲在床單裡面，卻仍然被巨人一把攙走。

可是睡不著的時候，沒人來帶走我。

偶爾我會爬到頂樓，工廠也醒著，黃色的燈光在夜裡更接近暗橘。從頂樓看下去，工廠像巨人躺著被開膛破肚，機械與血肉混合，鋼架是骨骼，桶狀的化學槽是裸露臟器，轟隆隆的聲音，像風之谷的巨神兵在山谷間緩緩爬行。

我拿出從父親房裡偷走打火機，在頂樓點燃一張又一張的衛生紙。隔著馬路便是鐵絲網，看著鐵牌醒目的紅色大字，嚴禁煙火。衛生紙紙燒完了，就把自己晾在屋頂邊緣，頭往下垂，試著讓天地倒轉。

企業每年會舉辦一次環山慢跑，當天禁止車輛通行。說是慢跑，本質



上更接近登山健行，八點在工廠門口集合，動物集體遷徙那樣移動到山上。

母親從不缺席每年的環山慢跑，她會和隔壁太太邊走邊聊，白日敞亮的山路帶著歡快的氣氛。在終點領完餐盒後，通常她會帶著我和六指男孩到企業附設的迷你鳥園逛一圈。裡面有些什麼鳥，我已記不清楚，只記得人們總忙著圍觀幾隻開屏的孔雀。而我在乎的是園區裡的大水池，裡面滿是烏龜。多年前，母親把家裡的烏龜帶到池裡放生。那年代流行從文具店買各種小動物來飼養。蠶寶寶、鬥魚、寄居蟹，最終都在這個家裡無聲死去，只有那隻手掌大的巴西龜得以倖免。我曾經一個人上山，試圖在一池烏龜裡辨識出牠，即使早已不記得任何紋路特徵，但我始終相信那隻從狹窄魚缸裡逃走的烏龜，會活得比從前更好。

## §

後來，聽我談論牽腸掛肚的六指男孩搬家了，我又回到一個人玩耍的狀態。

一次在網咖連上匿名聊天室，遇到一個讀大學的姊姊，和她簡單聊了家裡的事，她只說：「矮額，那你以後也會家暴別人喔。」

她說書上看到的資料是這麼寫的，你會成為你的父親。

書上是這麼寫的。一則先知的預言，或巫婆的詛咒，鎖鍊一樣在往後的日子緊緊糾纏。每日父親從那條山路離開又歸返，像血液循環周始，又像細胞裡的雙股螺旋，在身體裡大量複製貼上。

於是放學後我不直接回家，而是試著走進不同的岔路裡，潛入陌生人的頂樓，就這麼躺著，胸口像有一團火，隨時要焚毀整個軀殼。我就這麼學會了山上的星光和夜景同樣璀璨，也知道塑膠被燃燒的時候，會像蠟燭一樣流淚。



直到有天帶著綠色的籃球出門，在人行道上隨手運球，沒想到失手把球彈了出去，球沿著山路往下滾，恰好滾入一台下山的油罐車輪下，正在過彎的油罐車前輪壓到籃球，車身大幅傾斜，那瞬間以為車就要翻覆，絕命終結站那樣從山坡直接撞進煉油槽裡，像宮崎駿的《風之谷》，世界陷入一片火海的畫面，爆炸，巨神兵開啟了火之七日。

多年後我還是時常想起那一刻，世界曾在毀滅的邊緣，只是未遂。油罐車在駕駛的咒罵聲中平安落地，我到山下將籃球撿回來時，發現它並未破損，只是在輾壓之後變形如橄欖。

§

預言沒有實現。或者只是未遂。

即使道阻且長，我終究把那條山路走完了。我沒有變成父親，也無能變成自己想像的樣子，沒能飛過大海，卻也在更大的池子裡，生出粗厚的背甲，和他人相似的花紋。聽母親說，六指男孩後來還是動了手術，切掉了多出來的那根手指，那我就失去辨識他的能力了，我暗自想著。

離家後偶爾還是會遇見那座工廠，夜裡橘紅色的光，巨大鋼架裡高速移動的電梯，和那條山路一樣，都成為夢裡的末日場景，太過誇張反而不覺恐懼。而父親始終在那條路上來回，直到頭髮開始夾著白花，膝蓋疼痛老化，穿著藍色制服的員工逐漸替換成各種語言和膚色，他才不得不退休離開。

最後一次看見那條山路是在電視轉播裡，工廠發生一起大型工安意外，有毒的濃煙和烈焰沖天，十數里外都能看見。

幾支高聳的煙囪像蠟燭在熱烈的等待，只要吹熄，就能遠遠離開。



## 評審評語／楊索

常見文章有佳句無佳篇，這篇不見刻意營構文筆，卻是渾然質樸的好文，結構尤其勝出。

王文興老師早已點出：「散文就是音樂。」他曾指，華人為文經常「字連句不連」，意思是句與句毫不相干，如此忽視修辭基礎，在本屆作品中屢屢出現。

讀〈環山道路〉的喜悅在於見到作者運筆的節制，文字、情感皆然，娓娓道來的語氣如平穩的駕駛領你重回童年舊夢，一行行、一段段相連相生，行氣不斷，讀者感受如歌慢板的節奏，所謂氣韻生動，又形成了結構的平衡與整體感。

寫成長的傷，很容易下筆血肉模糊，傷痛外溢，此篇字裡行間不見血，但僅一二句如：「路面總整齊平滑地，如同皮帶在肉上留下的清晰印痕。」點出暴力已經發生。

作者善於意象，關於火、倒掛的身體、多一節指頭、七公尺的腸子等等，為此文添了張力聲色。神來之筆在那顆籃球幾近引來油罐車的焚燬，儼然世界就要崩毀於剎那，卻什麼都沒發生。漩渦中的童年暗藏靈兆，我們卻也就走過來了。

散文勝在餘味，這是篇耐讀的文章。